

目次：

一、映山紅

二、醉吻

三、他的煩惱

四、無情的情書

映 山 紅

一

『宋先生！宋先生！去替我們採幾朵映山紅來吧！那花兒真紅得可愛呢。』

在山裏曲曲折折走了許久時候，看見從山裏倦道歸去的人都手裏拿了一束映山紅，明姑早就着急起來對領導她們陪伴她們的宋梅逸說：

“好花都給人家採折完了！宋先生，那是要怪你的，你一定要幫我們採一些來！”

聽到這個天真的，活潑的明姑的帶有孩子氣的話，梅逸笑了，微微地，安慰她們說：

“好花那裏會採得完呢！在山深的去處，那里人迹所少到的地方，你們要映山紅，滿山都是呢。你們放心吧，我總包給你們採到，要多少，儘你們。”

叢，低低的，漫山都是；春氣已經發動了，茶樹上都已抽出了嫩綠的新芽，大概時候還不曾成熟的緣故，還不見有採茶的姑娘背着白布的袋兒來採摘。溪水汨汨的流着，發出一種使人聽了覺到異常幽靜的沙沙的水聲，這山裏完全為靜默所侵襲了。偶然有一聲兩聲黃鸝的鳴聲，清悅地打破了這沈寂的空氣。

在這樣靜寂的深山中，實無人跡地，前面走着兩個異性的年輕的游伴，——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他的女弟子——梅逸有一點心醉了。有一種慾望潛長在他的心底，他平日十分自持的一種如師友般的尊嚴，有一點搖撼了。但一看到她們那種活潑的嬉笑着而前進的欣喜的態度，他頓時又清醒過來，他深悔自己不該有這一種罪惡的思想。走到一個溪灘邊，他蹲下身子去，用手舀了幾口水喝。誠然他是口渴了，但在這當兒他自己覺

到，這可是秉有一種修道者的克慾的心性的。

“宋先生！這水喝了不會生病的嗎？”

明姑正坐在一塊大石上休息，看見了梅逸在飲溪水，便這樣的問。

“這水再清潔也沒有的了，不要緊的。古人說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真說得不錯。你看西湖裏的水就沒有這麼乾淨了。”

於是淑姑也蹲到溪灘邊去，把雙手浸在水裏弄着，看見溪邊有一節竹枝，拾起來丟在溪面，看牠逐着溪水流下去，很快樂地，拍着手笑了。

“明姑！你看呀！看呀！那枝竹節流下去了。”

明姑往溪水流去的地方望了一望，忽然很快的奔過去了，俯着身子，在地上拾起一束映山紅來，臉上現着笑容地跑回來，嘴裏說着：“哈！映山紅給我拾到了，這不曉得是那個丟下的。可惜有一點兒枯萎了！”

她一邊說，一邊理着花朵，浸在溪水中，似乎以為這些花朵口渴似的，在為牠們澆水。

“人家棄了的花朵，你要來做甚麼？”梅逸勸明姑拋去。

“因為是人家棄了的，所以我才愛惜牠呢！”

“而且已經枯萎了，”

“也因為是已經枯萎了，所以我才愛惜牠呢！”

梅逸覺到明姑的話有似嬌豔的薔薇花般刺長得太多了。他默然地，無從回答。

明姑是梅逸的幼時的一個知己同學的妹妹，不幸他的同學在青年時候夭折了，那時明姑尚祇十六歲，梅逸正是二十歲。明姑的母親對梅逸很好，對明姑的哥哥的其他的同學也都很好。當明姑的哥哥在世時，許多同學都常常到他們家裏去玩，後來雖然各人都脫離了學校生活，各人都踏進了社會尋職業，明姑的家中仍還是蹤跡不斷，時常去

的，親親熱熱地，有如一家人。明姑的哥哥一死，她母親恐怕她兒子少年時候的同學都一個一個疏閒開來，想重新結起一種關係，便示意梅逸，有意將明姑許配給同學中的一個她認為最有希望的秦君。雖然這婚事因為別種關係沒有成功，梅逸却爲了這事曾很熱心的跑了多次。此後另外有一個朋友，頗有意思於明姑，因為梅逸於她的家裏很熟悉，便託他去說媒，聽說因為是明姑不願，她母親便拒絕了梅逸的說項。隨後梅逸自己也結婚了。

雖然明姑的母親對梅逸很親熱，但明姑究竟還是一個孩子，而且梅逸的態度帶着多量的女孩子的氣息，往往一見陌生人便臉紅，與女孩們當然不很合得來，所以與明姑簡直從不曾談過話。後來大概是年事漸長的緣故，梅逸有時往明姑家中，偶然也同她講幾句話，問問她們學校裏的事情，彼此間算漸漸地熟習了。

二年前，爲了一種偶然的機會，和自己的興趣，梅逸得在一個女學校裏教書。這在梅逸是一種業餘的工作，故課程並不很多，而且都是有興趣的工作。如講些詩文之類。這時明姑也在這個女學裏唸書。半年之後，明姑轉學到別個學校去了；梅逸也因為有事要到廣東去，脫離了那個學校。

在這半年的中間，雖然他們常時見面，但談話的機會反而少了，沒有增加彼此間的密度，光祇多了一層師生的關係。

明姑轉學到一個女子師範之後，有時也曾與梅逸通過幾次信，但多是關於學問上的事。梅逸是結了婚的，明姑尙是待字的處女，這，在梅逸是很明白的，他不敢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更臻於親密。他在給明姑的信裏，總是勉勵她努力求學，他不敢有一點另外的意思流露於字裏行間。

去年的秋間，他們通信的密度愈趨愈近了。梅

逸他知道自己的女人的猜疑心是異常的重；雖然澈底的講來，結婚自結婚，戀愛自戀愛，結了婚不一定便不能愛別人，愛了女人也不一定便須結婚，而且夫婦之間不一定有愛情，自己結了婚與別個女人相愛原不是不可能的，但一想到人家還是處女呢，爲了明姑的將來的幸福計，他便不能愛明姑！這一點，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恐通信的密度愈近，他們之間的關係將愈深，到後來弄得不可收拾，於是他忍痛的把明姑給他的信撕掉了，置之不覆。這，在明姑將是怎樣的一種失望與創痛，悲憤與哀傷，他也是明白的。他原不忍這樣的狠心，但爲了明姑的將來的幸福計，他不能不給與她以這種小小的打擊。他曾爲這個躊躇，苦悶了好些時候，但他終於執行了這個酷刑了。

新年中，他照例往明姑家中拜歲，談了許多家常話後，明姑忽然兩只眼睛盯住了他，問道：‘宋先

生：「我去年給你兩封信有收到嗎？」

明明是收到那兩封信的，明明他是有意置之不覆的，怎麼可以惟說沒有收到呢？他有一點遲疑了，他不敢對明姑看，他把視線避開，祇輕輕的說：“收到的。”除此以外他不能再多說一個字。他不能說因為愛她而才這樣的對付她，而且當了母親，弟妹們的面，怎麼能夠說是愛她呢？

有時候他也想能有一個機會對她說明這個理由，他曾寫了一封信約她於某日在法國花園中等候。信已寫好，而且把郵票都黏上了，他又覺到不妥起來。一個青年男子而且是結了婚的，約着一個正當青春的少女，在花園中會晤，這在社會上，在家庭間，將引起怎樣的一種誤解呀！等得及，立刻就可以聽見親友間的非難和嘲罵。他胆怯了，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境中，他把那封信撕了。他寧願把他的至情深深的埋葬在心底，不願吐露出來。

春天來了。在房屋櫛比沒有草木可見的上海，使他覺到春天來了了的感覺的，是在路上看見一個游春歸來的人手裏所拿的一枝正開得爛縵的桃花。桃花已開得這樣的豔麗，已開得這樣的爛縵了，他生恐春天在不知覺中匆匆地溜去，便趕着到西湖來。說是他想領略一番春色也可，說是想恢復他的青春也可，總之他覺到他的精神非刺激一下不可。他自結了婚後，家庭所加於他的桎梏愈趨愈緊了，他每天都得在氣悶中過活，他不能不勉強忍受着那些不堪忍受的煩惱。他雖還祇二十五歲，但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已經衰頹得像一個老人，他常常在悲傷他的已逝的青春。看到了人家一對對地，和那些年青的窈窕的姑娘，他總覺到這在他已成為隔世的事情，他不能再享這些幸福了，他便禁不住地自己悲傷起來。

——那里能夠有個回春的妙方，把我的青春

喚回呢？

他在這樣苦悶的想着的時候，他覺到不能不有一個女人來愛他了。他渴望着有個女人來愛他。說他僅僅是爲了要恢復青春的自覺的緣故，必要一個女人相愛，也無不可。

西湖邊上的青年男女，一對對地在游賞春意，那種甜蜜的可羨慕的情侶，是到處都可見到的。他看到了那些情形，心下有一點惘然了。如果這時候有一個少女來陪伴他同游湖山勝處，這是多麼幸福呢？他這樣地想着。

一個出乎望外的機會給與了他，他在湖濱發見了明姑在唸書的那個女子師範的旅行團，隨後他在欣喜中找到了明姑和她的一個同學——淑姑。第二天，他便陪她們二人去游玩。

二

三個人都默然無聲地向前走去。溪水沙沙的聲音似乎格外響了。鳥雀們都不知飛到了那里去，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這岑寂的山谷中，祇有他們三人足底蹴踏石子的步聲。熱烈的陽光在空中蒸炙着，梅逸覺到他的頭上有一股熱氣在蒸騰，他心中覺得有點煩燥起來。

走過了龍泓亭，在溪邊的一個無路可通的山上，他們發見了許多正開得絢爛的映山紅。沈默了好久的梅逸，他便對明姑說：「明姑！這裏映山紅開得不少，可要我去給你們採一些來？」

“好的。”明姑祇淡淡地回答。

採了一束象徵青春的花朵，贈獻給一個少女，在岑寂的山谷中，這是多麼富有愛的意味呀！他寫

到了明姑的允可的回答，欣喜地在亂草中爬上山去，一朵兩朵，一叢兩叢，採了許多。他拿了花，立
在半山上，高高地，遠遠地，問她們說：這一點夠
了嗎？”

“够了！”她們遠遠地回答。

他便又小心地走下山來。不留心，滑滑的沙
泥，險乎摔了一交。他爬起時反而沒有滾下去。
爲了要替她們採花，從山上跌下來，這雖然肉體要
感到一些痛苦，但爲了她們而忍受一些痛苦，在精
神上不是反能感到快樂嗎？她們將加於你怎樣
的一種安慰，怎樣的一種囑問，這是不難想像得知
的。他捧着花朵走下山來，惘然地，似乎覺到錯過
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理安寺玩過了，要到烟霞洞去，還得要上山，
他便徵求她們的同意：“你們可要到烟霞洞去？”

“還有多少路？”

“路是不少，而且還得要上山 你們能走嗎？”

明姑便問淑姑，淑姑說隨便，於是明姑說：“好，我們准去煙霞洞罷。”

“如果你們走不動，我可以扶你們上去。”

“誰要你扶！我是走得動的，你要扶，扶淑姑去好了！”明姑似乎有一點兒發怒了，一個人跑得很快地走上前去。他有一點兒疑惑這也許是剛才走上理安寺時攙了一攙淑姑的手的緣故吧？

山腰的草地上有一匹羊兒在叫着，明姑忽然立定了，回轉頭來說：“宋先生，你在歡迎我們呢！”

梅逸不禁笑了，說：“明姑！明姑！你在叫什麼呀！”

明姑啐了一聲，仍舊一個人走在前面。

——這少女！這從不會同我開過玩笑的少女！

他茫然了。他不能分析明姑的心理，以爲她是有一點愛他呢，在形迹上看不出來，也沒有明顯一

點的表示，以爲她是壓根兒就不愛他呢，則她那種嬉笑親密的態度，又似乎不盡然。他實在有一點茫然了。

他自己也覺得，他並不曾在明姑面前表示過一些兒相愛的意思。他想愛她，但在事實上不敢愛她。他想在她的面前說明他是愛她的，但他不敢說，他恐怕會遭她的輕視，而且這樣一句話將怎樣的難於啟口呢？他祇好在苦悶中自己深深地思索着。

烟霞洞到了，在黑暗中，他把手臂圍住了明姑，走進洞裏，隨後又扶着她出來。明姑並不躲避，可也不將身子靠近，這在梅逸感到一種輕微的快感，同時也感到一層淡薄的悵惘。

‘你把映山紅給我揀一朵好點的簪在我外套的鈕孔中吧！’他向明姑說。如果明姑是愛他的，她早就應當替他簪上了；一定要等他說了才簪，這在梅逸已感到十分的失望。